

認識法光教師系列(四)

訪問陳先智老師談如何學好佛學日文

採訪・整理／呂凱文

問：請老師談談在日本語文方面學習的學經歷過程。

答：我在大學時代是主修日文系，那時只有中國文化大學才有日文系。畢業與服完兵役後，就到東京教育大學的日本文學科進修。那時的東京教育大學即現在的築波大學。我主修的是日本近代文學，因為我們這一輩子都是進了大學後才開始學日文，所以不像老一輩的本省人，他們從小就學習日文，所以呢，我們的學習經驗大概也能作為同學的參考。回來之後，就從事於日語教育與近代日本文學方面的課程，目前在大學裡面服務。

問：什麼樣的因緣來到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任教呢？

答：因為當時擔任法光佛研所所長的恆清法師也同時任教於台大哲學系，那時我也在台大教日文課，剛好法光佛研所也需要一位日文老師，所以經過趙老師的推薦，就到法光來教日文。所以這也是一種緣份。

問：老師當初何以選擇日本近代文學作為研究領域呢？

答：去研究日本近代文學是因為那個時候中日兩國之間還有邦交。日本文部省提供「國費獎學金」，亦即現在日本交流學會獎學金的前身，當時我填寫的是日本近代文學的領域，所以考上後雖然也有老師勸我攻讀日本語教育，但是因為日本那邊的老師已經確定了，所以就沒有更改地繼續讀下去。當然除了日本近代文學之外，首先去的那一年要先旁聽一年，所以先旁聽大學部的課程還有指導教授的研究所課程，然後再參加入學考試。因為主修的是日本近代文學，所以修的課程主要還是明治、大正時代的文學作品，至於日本古典文學的涉獵的比較少，不過還是有修一些學分就是了。現在回來之後，在大學裡頭擔任日本近代文學之類的課程。

問：剛剛老師提到日本的古典文學，但是一般而言，因為近代的日本語法和古和文不太一樣，不曉得老師對於早期的日本文言文（文語）是否有研究呢？

答：對於文語方面，我是粗淺地知道而已。雖然我也有上一些《古今集》等等的平安時代的文學之類，畢竟我的重點還是在近代，當時考慮說在台灣的情況是說，能夠把日語學好，把近代的文學涉略，大概就夠了。可是現在想起來，覺得還是不夠的，現在因為教材越來越充實，接觸的層面越來越廣，所以漸漸地有幾個學校開始重視古典的文學，但是一般選修的日文的同學當然是比較沒有那麼必

要。

問：近代文學方面，老師是研究哪位作家呢？

答：當時寫的研究計劃是明治三、四十年代的日本文學，當然重點主要的還是在於夏目漱石、森鷗外、當然後來自己也喜歡看芥川龍之介，志賀直哉之類的作品，所以我在學校選課的時候，我也經常選讀這些作品。當然自然主義的也有一些，至於川端康成這是一定會提到的，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現代文學，則比較少提到，畢竟這些作家有的還在，有的在文學史上好像還沒有一個定位，所以既然教名著選讀或日本近代文學呢，主要還是偏重在明治、大正時代與昭和二零年代以前的作品。

問：老師的教學理念如何呢？

答：因為法光這邊的日文課程並不偏重會話，主要還是重視閱讀，將來可以看看日文資料，所以呢，我們選用的教材也比較偏重於閱讀、句型之類。一方面時間限制也有關係，所以比較偏重在讀、看方面，以及練習將日文翻譯成中文與中文翻譯成日文之類。希望經過這樣的學習，將來自己就能自修有關日文方面的資料。就是說，到目前為止，以往幾年也都是在第二年大概是下學期看一些日文的資料。上課的時候是同學分擔一部分，他們討論或翻譯出來，然後大家來討論或修正。現在的話，因為時間又比較短，以前是有三節課，現在只有兩節課，光要消化課文本本身就比較不容易了，因為時間比較有限。現在的第二年下學期，就是看《佛典解題事典》與講解。

問：一般學生的學習狀況大概如何呢？

答：我想因為在法光來說，同學們學習的熱誠相當高，而且跟一般學生不一樣，本來就很踏實很認真，對我們教學的人來說，也比較容易能得心應手，比較能夠勝任。

問：若要學好日文，老師會不會建議學生到日本去。

答：如果是要學習會話之類，當然是有到日本去比較好，可是如果只是要看看資料和文獻，也未必需要到日本去。我看前幾年有幾位同學也都表現得非常好非常傑出。資料閱讀的能力相當高，如果到日本去的話，大概也是到佛教大學之類去，你攻讀也是那些科目，恐怕他們所學的還是跟一般的日語學習應該是不一樣，就像我們這邊學習到第二年的時候，免不了接觸到一些佛學的資料，這當然還是跟一般日語的學習還是不一樣。所以學習會話當然是到日本去比較方便，至於文章的閱讀和理解方面，我想在國內已經可以了。

問：在法光多年的教學當中，有什麼樣的感言和心得。

答：我想日文的學習沒有什麼捷徑就是啦！有時候報紙上或有些人說「三月通」

或「百日通」之類的，我想那是不大可能，因為我們現在都已經成長了，現在的學習主要還是文型文法的理解，這樣對於學習才能夠事半功倍。如果還是像以前那樣，或是還是用小學生教材之類的話，那恐怕是不太適合。還有除了上課的認真聽課外呢，課外的自習也是相當重要。因為除了上課之外，沒有在家裡複習的話，恐怕不能夠整個的理解。像我們現在所上的課，它都是文型，並且有文法與練習，對台灣學生而言，把中文翻譯成日文是比較不容易，日文翻譯成中文是比較容易。如果前面提到的文型之類沒有徹底地搞懂，那麼你要把中文翻譯成日文當然就會有問題，所以雖然我們主要是看日文，可是你藉著中文翻譯成日文的練習，我想這對於日文的閱讀也有所幫助。所以我覺得兩者的練習如果能夠齊頭並進，就是最好的。

陳先智老師簡介

文化大學日語系畢業

日本東京教育大學（即筑波大學）日本文學科碩士。

目前任教於國內大學的日語教育課程。

